禮經釋例

禮經釋例卷十二目錄

器服之例下

凡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屨與裳同色

凡士冠禮賓主人兄弟擯者贊者及冠者初加見君與卿大夫鄉先生皆用元端

凡士昏禮使者主人壻從者皆用元端

凡鄉飲酒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元端

凡士祭禮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濯視殺正祭尸主人祝佐食皆用元端

凡士冠禮筮日筮賓宿賓爲期皆用朝服

凡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

凡聘禮君授使者幣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肄儀聘畢
歸反命皆用朝服

凡聘禮賓至所聘之國展幣辭饔餼問卿上介問下大
夫士介受餼皆用朝服

凡聘禮主國之君使卿郊勞宰夫設飧致士介餼卿接
聘賓君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皆用朝服

凡士祭禮正祭賓及兄弟助祭者皆用朝服

凡大夫祭禮皆用朝服

凡士冠禮再加聘禮行聘還玉賓受饔餼覲禮郊勞士

喪禮襲旣夕禮乘車所載皆用皮弁服

凡士冠禮三加士昏禮親迎士復士襲皆用爵弁服

凡聘禮君使卿歸賓饔餼下大夫歸上介饔餼夫人使

下大夫歸禮上介受饔餼皆用韋弁服

凡覲禮天子用袞冕侯氏用裨冕

凡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士之妻纚笄宵衣

凡袒裼皆左在衣謂之袒在裘謂之裼

凡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

凡縚髮謂之纚安髮及固冠皆謂之笄

共二十例

附論語黃衣狐裘說一篇

禮經釋例卷十二

器服之例下

凡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屨與裳同色

廷堪案士冠禮筮日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疏云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又屨夏用葛元端黑屨注屨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爲正也疏云禮之通例衣與冠同屨與裳同故云順裳色也考士冠禮元端注元端即朝服之

衣易其裳耳爲緇布冠陳之疏引論語鄭注云端諸侯視朝之服耳皆以十五升布爲緇色正幅爲之是緇布冠亦緇布衣也朝服用元冠又皮弁服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此皆衣與冠同色者也又朝服緇帶素韠注以爲素裳疏云雖經不言裳裳與韠同色既云素韠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爲之也又皮弁服素積素韠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又爵弁服纁裳韎韐注纁裳淺絳裳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此皆裳與韠同色者也

又朝服注素裳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注朝服素韠白屨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同士冠禮素積白屨此皮弁服之屨又爵弁纁屨爵弁服纁裳韎韐故亦同纁屨也此皆屨與裳同色者也亦有衣與冠不同色者如士冠禮爵弁服純衣緇帶注以爲純衣與帶同緇色是也亦有裳與韠不同色者如注旣以朝服爲素裳而特牲饋食記之朝服則緇韠是也亦有屨與裳不同色者元端用黑屨而裳則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是也注疏蓋舉其多者言之耳故疏亦云其衣冠異色經卽別言之衣與冠之例旣然則裳與

韠屨與裳之例可知也

凡士冠禮賓主人兄弟擯者贊者及冠者初加見君與卿大夫鄉先生皆用元端

廷堪案士冠禮冠日主人元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注元端士入廟之服也又云兄弟畢袗元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注畢猶盡也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爵韠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古文袗爲均也又云擯者元端負東塾又云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疏云贊者皆降主人一等衣冠雖同其裳則異故不得如主人服別云元端也前擯

者別云元端亦然雖同用元端而賓主人則元裳爵韠兄弟則元裳緇韠擯者贊者據疏當黃裳雜裳爵韠其中亦自有等差也又冠者初加緇布冠賓揖之適房服元端爵韠出房南面又冠畢乃易服易爵弁服也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卿經誤作鄉據冠義當作卿大夫敖氏繼公曰鄉之與爵者或曰卽主治一鄉者蓋未之深考也鄉先生皆用元端爵韠士之正服也特牲饋食禮筮日筮尸用元端蓋士禮此士冠筮日筮賓用朝服加少牢筮日者冠禮攝盛故也

又案士冠禮陳服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

韠注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元端則爵韠若緇韠則謂之袗元蓋又次于元端矣餘詳弁服惠氏棟曰袗元卽漢之袀袨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元淮南子云尸祝袀袨高誘曰袀純服袨墨齋衣也篆書袗與袀相似古文作均

又案元端者士之正服論語公西華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端卽元端也小相猶末擯也皆指士而言蓋思以其所學仕于列邦而又不敢當卿大夫之任但願服士之服爲

諸侯之末擯以相禮而已此謙辭也乃或者誤會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遂謂公西氏欲得國爲諸侯不知會同之禮諸侯當服禆冕豈有元端章甫以見天子者乎明代時文家之不學可笑如此

凡士昏禮使者主人壻從者皆用元端

延堪案士昏禮納采使者元端至注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元端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有司緇裳疏云士唯有三等之裳元裳黃裳雜裳此云緇裳者卽元裳者矣經又云主人如賓服則亦元端緇裳又親迎主人元端迎于門外是使者主人皆

元端也親迎壻從者畢元端注從者有司也注不言
何裳當亦緇裳如使者服也惟士攝盛故服爵弁纁
裳緇袘使者及壻從者則士之羣吏有司當黃裳雜
裳此用緇裳者亦攝盛也

凡鄉飲酒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元端

廷堪案鄉飲酒禮明日拜賜拜辱後主人釋服乃息
司正注釋朝服更服元端也疏云昨日正行飲酒之
禮相尊敬故朝服此乃燕私輕故元端也鄉射禮經
注同疏云朝服之下衣則次元端故知釋服說朝服
服元端也鄉飲酒鄉射其禮盛故用朝服息司正無

介不殺不拜至不拜洗無俎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不旅酬其禮殺故用元端也

又案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注戒時元端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注於是朝服則初時謂戒賓時元端竊謂注說皆非也考鄉飲酒禮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於此故文不具也則戒賓時當亦朝服如鄉飲酒非若息司正注以爲服元端經有主人釋服之文爲可據也公食大夫禮戒賓不言朝服者亦文不具其實

皆服朝服。食禮盛於燕禮。燕禮用朝服。豈有食禮戒賓反用元端者。敖氏繼公曰。禮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其說當矣

凡士祭禮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濯視殺正祭。尸主人祝佐食皆用元端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筮日主人冠端元。即位于門外。西面。注。冠端元。元冠元端。下言元者。元冠有不元端者。不元端則朝服謂助祭者又云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又云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宿尸。尸如主

人服宿賓賓如主人服又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是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殺皆用元端也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注皆者謂賓及兄弟此指助祭者用朝服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是視濯亦用元端也又注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又記云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注與主人同服是正祭尸主人祝佐食皆用元端也裳有三等者各隨其位而服之也助祭者皆朝服而祝與佐食用元端者敖氏繼公曰以其事尸於室尤為近之故服宜與尸同也又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

服注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也疏云上服對深衣在下士之正祭服元端卽是卒者生時所著之上服故尸還服之是士虞尸服亦與特牲同也

又案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敖氏繼公以爲皆之一字兼主人言之則士祭亦朝服與大夫同任氏大椿曰記補經文之未具此經於筮日云主人冠端元於正祭日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主人祭服元端經有明文矣其餘助祭經無明文記云皆朝服者專據經無明文者言之也任氏之辨甚析竊謂記嫌尸祝佐食亦朝服故下文復言元端以別之不言主人者

經文已詳故也然亦惟正祭賓及兄弟朝服耳若筮日筮尸子姓兄弟有司羣執事仍服元端蓋元端士之正服也

凡士冠禮筮日筮賓宿賓爲期皆用朝服

廷堪案士冠禮筮于廟門筮日也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卽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又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注主人朝服疏云上文筮日時朝服至此無改服之文則知皆朝服又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有司皆如宿服注宿服朝服疏云以其宿服如筮

日之服。筮日朝服。轉相如。故知是朝服也。是筮日筮賓宿賓爲期。皆用朝服也。考特牲饋食禮。士筮當用元端。冠禮攝盛。故用朝服。特牲筮日筮尸宿尸宿賓皆用元端。正祭日賓及兄弟助祭則攝盛用朝服。士冠正冠日用元端。筮日筮賓宿賓爲期則攝盛用朝服。蓋相變以爲禮也。士冠禮注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則與特牲用元端不合。疏曲爲之解。非經意也。

又案士冠禮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元冠委貌也。此朝服之冠也。又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也。謂同用緇色 此朝服之衣與裳

也又云緇帶黑繒帶也此朝服之帶也又云素韠白韋韠也鄉飲酒記注同此朝服之韠也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疏云諸侯當白舄此其臣則白屨也此朝服之屨也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注魁蜃蛤柎注也緇絇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純博寸此皮弁服之屨經不云皮弁者以皮弁服與朝服皆同用素裳白屨故也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注緇韠者下大夫之臣敖氏繼公曰朝服用元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此緇韠者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歟敖氏之說較注加詳蓋朝服雖

緇韠亦素裳若裳與韠同色則元端非朝服矣

又案素裳白屨則爲朝服元裳黃裳雜裳黑屨則爲元端餘皆同也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元注元冠有不元端者疏云不元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不著元端故也若然元端一冠冠兩服也士冠禮元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注屨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爲正也元黃雜三裳皆同用黑屨此元端之屨元端朝服其裳色不同考禮之通例屨與裳同色故其屨色亦不同此元端朝服之分也陳氏祥道解朝服元端與鄭異不可從

凡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

廷堪案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鄉飲酒禮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又云主人如賓服以拜辱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疏云此主人與賓俱朝服又射畢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是鄉飲酒鄉射皆用朝服也唯息司正主人始釋朝服更服元端也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如聘又云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又禮畢明日

賔朝服拜賜于朝又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賔朝服以受明日賔朝服以拜賜于朝又大夫相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是燕食之禮皆用朝服也禮記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呂氏大臨曰諸侯之射大射也燕禮用朝服則大射亦用朝服矣

又案鄉射及公食大夫戒賔注以爲皆用元端經無明文疑不可從說見前

凡聘禮君授使者幣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肄儀聘畢歸反命皆用朝服

廷甚案聘禮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又云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此君授使者幣也又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又云上介釋幣亦如之又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鄉此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也又未入竟壹肆注肆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又云朝服無主無執也注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此肄儀也又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注行時稅舍于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又云乃入陳幣于朝此聘畢歸反命

也。又使者若有私喪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君納之，乃朝服。旣反命，出公門，釋服。是使者反命，雖有故，亦朝服也。此皆君與使者在本國所行之禮，不與異國之君相接，故皆用朝服，不用盛服也。

凡聘禮賓至所聘之國，展幣、辭饔餼、問卿，上介問下大夫，士介受餼，皆用朝服。

廷堪案：聘禮入竟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

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此展幣也又君使卿歸饔餼賓朝服禮辭注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爵服下經賓受饔餼用皮弁服此辭饔餼也又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此問卿也皆賓用朝服者也又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又歸士介餼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此上介士介用朝服者也考聘賓至所聘之國惟與主國之君相接行聘享覿及受饔餼受還玉禮重者皆用皮弁服其餘禮輕者皆用朝

服隆殺之義也士介受餼用朝服不同賓用皮弁服

上介用韋弁服者以宰夫歸士介餼亦用朝服致之（宰夫胡說非之）

故也

凡聘禮主國之君使卿郊勞宰夫設飧致士介餼卿接

聘賓君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皆用朝服

廷堪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

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注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

尊賓也其服皆朝服此郊勞也（據注請事請行亦朝服請事在未入竟時）

又致館後宰夫朝服設飧注食不備禮曰飧此設飧

也皆主國之君使人於聘賓也又士介四人皆餼大

牢米百筥設于門外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此主國之君使人於士介也又賓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此主國之卿接聘賓也皆用朝服又公於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此卽公食大夫之禮也公食大夫是主國之君食小聘大夫此是食大聘大夫故其禮同用朝服也又聘禮記各以其爵朝服注此句宜在凡致禮下考下記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注凡致禮謂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

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於罋筐饔禮今亡聘禮又云致饗以酬幣亦如之謂如不親食之禮也饗禮篇亡以此經考之或亦用朝服如食禮歟考主國之君惟親接聘賓行聘享覿之時用皮弁服使卿歸賓饔餼使下大夫歸介饔餼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用韋弁服君使卿還玉于館用皮弁服行聘及還玉是盛禮歸饔餼歸禮皆主國所以優聘賓者亦盛禮故盛其服也郊勞設飧其禮殺故用朝服也致士介餼不用韋弁服而用朝服者士介賤故殺其禮也卿接聘賓用朝服者辟君也皆聖人制禮之精義也

凡士祭禮正祭賓及兄弟助祭者皆用朝服

廷堪案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注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特牲饋食禮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亦據記文而言也其餘謂賓及兄弟也不元端則朝服矣主人元端賓及兄弟皆朝服者助祭攝盛故也

又案士喪禮卜日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注吉服服元端也任氏大椿曰士喪禮筮宅未著占者何服以雜記注考之則占者當朝服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注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士筮宅占者既用朝服則士卜日占者不得用元端蓋元端輕於朝服而卜重於筮孔雜記疏引士喪禮文云卜日占者元端則其服反輕於筮宅之朝服矣於義例似未合其說是也至於以元端止爲族長及宗人言之竊恐未然經但云吉服不云元端元端者注說

也。又雜記鄭氏注朝服純吉服也。則亦以吉服爲朝服矣。考士冠禮筮日主人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則此卜日族長及宗人。亦當與占者同服朝服也。又旣夕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又云道車載朝服。注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亦皆士禮用朝服者也

凡大夫祭禮皆用朝服

廷堪案少牢饋食禮筮日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又朝服筮尸如筮日之儀。又爲祭期。主人門東南

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又祭日視殺視濯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是筮日筮尸請祭期視殺視濯皆用朝服也又饌器畢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是主人正祭亦用朝服也大夫祭用朝服士祭用元端者大夫尊而士卑也士助祭者亦用朝服攝盛也少牢饋食禮助祭者及尸祝佐食經俱不云何服當亦用朝服與主人同也若助祭者別服盛服則經必特言之不蒙上主人之文也大夫助祭者不攝盛嫌偪也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鄭氏注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

爾孔氏正義曰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已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賔尸下大夫不賔尸明卿亦元冠不爵弁經傳之說不同故鄭孔云然也

又案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注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孔氏正義曰儀禮特牲尸服元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今少牢無此文或孔氏因特牲尸如主人服而推之耳

凡士冠禮再加聘禮行聘還玉賔受饗餼覲禮郊勞士喪禮襲旣夕禮乘車所載皆用皮弁服

廷堪案士冠禮再加賓揖之即筵坐冠者即筵坐也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如始加緇布冠時也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注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此冠禮用皮弁服者也聘禮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注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又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注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又云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受玉還玉皆

聘之正禮故皆用皮弁服又君使卿歸賓饔餼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受饔餼亦禮之盛者故用皮弁服此聘禮用皮弁服者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此覲禮用皮弁者也士喪禮陳襲衣皮弁服注皮弁所衣之服也其服白布衣素裳也既夕記薦乘車載皮弁服此喪禮用皮弁服者也又聘禮受饔餼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注此拜亦皮弁服疏云以其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也此則經無明文據注是亦用皮弁服也

又案士冠禮陳服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此皮弁之制也注又云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此皮弁之衣也注又云積猶辟也以素為裳疏云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辟蹙其要中此皮弁之裳也經云緇帶素韠此皮弁之帶與韠也經又云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注魁蜃蛤柎注也此皮弁之屨也朝服亦用此屨敖氏繼公曰皮弁次于爵弁亦士之尊服也其衣蓋亦絲衣而色如其裳此謂皮弁以素為衣與注以白布為衣之說不同士喪禮皮弁服注亦云白布衣素裳也後儒

多不之信然考聘禮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皮弁與素端爲二服孔氏正義曰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歟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於皮弁而言之也

凡士冠禮三加士昏禮親迎士復士襲皆用爵弁服

廷堪案士冠禮三加賓降二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此冠禮用爵弁者也士昏

禮親迎主人注主人壻也壻為婦主爵弁纁裳緇袘注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此昏禮用爵弁者也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注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又陳襲服爵弁服純衣此喪禮用爵弁服者也皆攝盛也周官司服云凡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考爵弁尊于皮弁則爵弁非士之常服明矣又既夕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疏云復者士之有司著朝服張氏爾岐曰方冀其生故復者服朝服不變其所執則經所云爵弁服也

又案士冠禮陳服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疏云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此爵弁之制也又注云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爵弁之衣裳與帶也注又云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玉藻文

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韍之制似韠此爵弁之韠也敖氏繼公曰不曰韠者尊之異其名其在冕服者尤尊則謂之韍又經云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注爵弁尊其屨飾以績次此爵弁之屨也士昏禮親迎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是爵弁服纁裳而緣以緇也爵弁服元衣纁裳已全同冕服而但以緇緣裳爲異也陳氏祥道曰古文弁本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其說爵弁之形與注不同又曰𢍏其質也爵其色也則以爵弁爲卽韋弁若然又當以韎布

為衣或韎韋為衣與冠同色矣、

又案弁服吉者凡三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元端三也、元端即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即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褖衣三也、疏云褖衣則元端、又連衣裳、是褖衣即元端也、又周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蓋韋弁稍次于爵弁、或衣裳小異爵弁緇衣韋弁韎布衣或韎韋衣猶元端之於朝服、故言韋弁即兼爵弁也、又云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又云凡甸冠弁服三也、鄭氏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

是冠弁即朝服也言朝服則兼元端矣

凡聘禮君使卿歸賔饔餼下大夫歸上介饔餼夫人使下大夫歸禮上介受饔餼皆用韋弁服

廷堪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變皮弁服韋弁敬也此歸賔饔餼也又上介饔餼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此歸上介饔餼也又云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夕問卿之夕也　此夫人歸禮於賔與上介也皆用韋弁服疏云春官司服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眂朝皮弁服則韋弁弁尊於皮弁行聘享等皆皮弁至歸饔餼則韋弁故注以爲敬也又聘禮歸饔餼上介韋弁

以受則上介受饔餼亦用韋弁服注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前此賓受饔餼用皮弁服故注云然也

又案聘禮韋弁注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考司服鄭氏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與聘禮注互異故疏以爲無正文也詩采芑朱芾斯皇箋云韋弁服朱衣裳亦不云素裳陳氏祥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書二人雀弁雀爵同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

曰以爵韋爲弁謂之韋弁則爵弁即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易氏祓曰韋弁即爵弁也荀子士韋弁注謂以爵韋爲韠而戴弁也敖氏繼公曰韋弁即爵弁也其服純衣纁裳韎韐纁屨其說皆與陳氏同然則爵弁之曰韋弁猶之皮弁之曰綦弁也書顧命四人綦弁孔傳綦文鹿子皮弁　竊謂爵弁緇衣韋弁韎衣韋弁爵弁之衣不同如元端朝服之裳不同故有二

名此禮經既有爵弁復別出韋弁也
凡覲禮天子用袞冕侯氏用裨冕
廷堪案覲禮天子袞冕負斧依注袞衣者裨之上也
繢之繡之為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
而冠冕以俟諸侯見是天子用袞冕也上經又云侯
氏裨冕釋幣于禰注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
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
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
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是侯氏用裨冕也
袞冕注云袞衣者裨之上是袞冕非裨冕也此注又

云大裘爲上其餘爲禆則兼衮冕言之蓋據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陳氏祥道曰覲禮侯氏禆冕曾子問曰大祝禆冕執束帛又曰大宰大宗大祝皆禆冕玉藻曰諸侯禆冕以朝樂記曰禆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荀卿曰大夫禆冕鄭康成釋覲禮曰禆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禆釋王藻曰禆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也鄭司農釋周禮特以鷩爲禆衣拘矣考覲禮經文旣云衮冕又云禆冕則衮冕而上謂之衮冕鷩冕而下謂之禆冕明矣故鄭注亦云衮衣者禆之上也鄭司農以鷩爲禆衣

蓋統驚冕而下言之非專釋驚冕也敖氏繼公曰是時天子受覲亦服其裨冕故覲者不得服其上服也若然則經文何不直云天子裨冕而云天子衮冕乎其失固不待辨矣

又案冕服皆元衣纁裳周禮春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又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驚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

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氏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書益稷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天官司裘疏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

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云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所謂六冕也合韋弁皮弁冠弁為王之吉服九故司服又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也

又案鄭氏鍔曰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君臣無別其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以此經文質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則不服袞冕可知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則不服日月星辰

可知經文謂自袞冕而下、則袞服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王服十二章明矣、說與康成異、楊氏復敖氏繼公皆主之、近方氏苞戴氏震亦謂大裘而冕、當爲十二章之服也

凡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士之妻纚笄宵衣、

廷堪案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又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注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袂三尺三寸、袪

尺八寸是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也主婦贊者一人當亦是大夫之妻來助祭者疏不明析士昏禮親迎姆纚笄宵衣注纚縚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姆亦元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又婦見舅姑纚笄宵衣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注纚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是士之妻纚笄宵衣也士昏禮親迎女次純衣纁袡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

其色元袡亦緣也據注此所謂次即少牢被錫也則純衣當亦侈袂之衣士妻而被錫衣侈袂者昏禮攝盛也。故見舅姑仍纚笄宵衣矣又云女從者畢袗元纚笄被潁黼注袗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潁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楊氏復曰特牲注以綃爲衣此以綃爲領二說抵牾考士冠禮冠日兄弟畢袗元凡元端者爵韠若緇韠則謂之袗元蓋又次于元端矣昏禮女從者畢袗元其亦宵衣之次歟

又案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謂以素沙爲六服之裏也辨外內命婦之

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以春官司服推之男子袞冕猶婦人之褘衣也男子鷩冕猶婦人之揄狄也男子毳冕猶婦人之闕狄也、男子希冕猶婦人之鞠衣也男子元冕而下、猶婦人之展衣也男子皮弁而下、猶婦人之緣衣也男子之冕猶婦人之副與編也男子之弁與冠猶婦人之次也以禮經推之男子爵弁服猶婦人之次展衣也男子朝服猶婦人之次緣衣也至於男子元端則婦人之纚笄宵衣矣故少牢大夫祭禮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袂特牲士祭禮主人元端主婦纚

笄宵衣也又士昏禮男子爵弁則女次純衣者展衣也少牢男子朝服則主婦被錫衣侈袂者緣衣也楊氏復以少牢爲展衣士昏爲緣衣蕬徙以大夫士意衡之而不知士昏禮女亦攝盛也

又案士昏禮女次純衣疏云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注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又女從者畢袗元注袗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疏云此袗讀從左氏均服振振一也故云同元上下皆元也同者即婦人之服不殊裳據此則婦人之服衣裳皆同色不獨女從

者畢袗元爲然矣

凡袒裼皆左在衣謂之袒在裘謂之裼

廷堪案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注袒左免衣也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注同聘禮受玉畢裼降立注凡禮裼者左疏袒通云言吉凶皆袒左也士喪禮主人左袒檀弓云叚季札左袒右還其封大射亦左袒覲禮注凡以禮事者左袒是凡袒裼皆左也在衣謂之袒者如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又云君袒朱襦以射大射儀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是也在裘謂之裼者如玉藻君衣

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是也士射經雖不云袒何襦其實當亦有衣不肉袒但不必定以纁襦朱襦故不言耳說者或以爲肉袒非也若肉袒及右袒則經必特言之如鄉射記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覲禮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是也大射言袒不言裼者舉春秋以該冬夏也聘禮言裼不言袒者舉冬以該三時也鄉射言袒不言裼者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其時不用裘故也覲禮言袒不言裼者周禮大

宗伯秋見曰覲其時亦不用裘故也覲禮並不言襲者蓋其節文別見於三時禮中故文不具也

又案不袒裼則謂之襲凡衣皆有之不獨裘也鄉射大射二篇既云袒復云襲是也曲禮有藉者則裼孔氏正義曰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此定說也吳氏澄以直其領而露出裼衣爲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爲襲近蔡氏德晉以兩袖微捲起爲裼下其所捲之袖爲襲皆非也聘禮裼降立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夏則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有上服春秋則袷褶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有上服皆同賈氏於

春夏秋三時皆日中衣不曰裼衣益知在裘始謂之裼也此亦定說也孔氏穎達以裘之外有裼衣一重、襲衣二重、正服三重、郝氏敬以裘之外卽爲禮服、皆非也至於萬氏斯大曰裘上有裼衣、不加深衣曰裼、加深衣曰襲、夫深衣尙卑于元端、豈有行聘之時、皮弁服上反加以深衣之理其謬尤不待辨矣

凡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

廷堪案有藉無藉、其說有二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襲、注藉謂繅也、繅所以縕藉玉、禮記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氏注藉藻也、陸氏釋文藻本又作繅

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皆以繅爲襲者也此一說也曲禮鄭注又云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則以束帛爲藉者也此又一說也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疏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據此賈人垂繅以授上介上介不襲受之時也其無藉則襲據此上介屈繅以授賓賓襲受之時也此釋鄭氏前一說者也曲禮正義熊氏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裼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爲裼襲謂聘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亦是也此釋鄭

氏後一說者也又表記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鄭氏注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享是也亦用後一說是後如陳氏祥道陸氏佃楊氏復敖氏繼公陳氏澔皆主以束帛爲藉之說而不取以繅爲藉之說近張氏爾岐江氏永諸儒亦然則後說之義長也朱氏熹曰陳氏陸氏但取鄭注後說而用熊氏之義似亦有理今未敢斷其是非故悉著其說以俟知者蓋愼之也至於曲禮正義又引皇氏說圭璋既是寶必以物覆襲之又云非但人有裼襲其玉亦有裼襲則非經注之意不可從

又案或疑專主鄭後說恐遺漏經文賓介一邊戴氏震曰聘之襲也其時去繅而又無錦帛等藉之享之裼也雖去繅而有錦帛爲之藉鄭氏兼繅與束帛以解記所謂藉本非兩說其注聘禮上介不襲云盛禮不在於已也又繅雖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故引曲禮以證不當襲後人誤會而以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藉殆失之可謂深得鄭意矣

又案射禮有事則袒無事則襲說見射例中

凡縚髮謂之纚安髮及固冠皆謂之笄

廷堪案士冠禮陳設緇纚廣終幅長六尺注纚今之

幘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

又再加設笄疏云是紒內安髮之笄也著安髮之笄、

則緇布冠亦宜有之緇布冠無固冠之笄此男子之纚與笄也

士昏禮親迎姆纚笄注纚韜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

充幅長六尺又女從者纚笄、又婦見舅姑纚笄特牲

饋食禮祭日主婦纚笄注纚笄首服此婦人之纚與

笄也皆安髮之笄也。士冠禮陳設皮弁笄爵弁笄緇

組紘纁邊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以爲紘垂爲飾

此固冠之笄也。惟男子有之。士冠疏云笄有二種一

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弁冕固冠之笄、特牲疏云冠

晃之笄男子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婦人笄對男子冠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又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

又案緇布冠無固冠之笄但用缺項士冠禮缺項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薛名蔮爲頍蓋以漢法況之故王氏應麟引隸釋武榮碑闕幘以證卷幘也陳氏祥道曰鄭說缺項之制蓋有所傳敖氏繼公及近江氏永乃別爲之說然於他經亦

無確據固不若注說之猶爲近古也

論語黃衣狐裘說

宣城張生其錦讀詩羔羊正義問於余曰論語黃衣狐裘當從其說否余嘉其有識而惜其未暢也乃爲之說曰論語鄉黨篇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邢疏以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服皆是也惟黃衣狐裘則以郊特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嘗竊疑其不倫焉詩羔羊素絲五紽孔氏正義曰若兵事旣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然則黃衣狐裘者韋弁服也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爲卽爵弁服是也按

弁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元端三也、元端卽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卽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褖衣三也、賈疏謂褖衣則元端、又連衣裳、是褖衣卽元端之不殊裳者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凡甸冠弁服三也、韋弁服卽爵弁服也、冠弁服卽朝服也、以論語考之、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麑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爵弁服後朝服者、自重而遞輕也、論語先朝服後爵弁服者由輕而溯重也、比類而觀其義見矣、論語記士之三正服、

不應去爵弁服而忽雜以黃衣黃冠之野夫艸服也黃衣狐裘之爲韋弁服詩正義已有明文而世但知宗邢氏說故因張生之問而申之如此難者曰儀禮旣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自是二服不可如陳氏說以韋弁服當爵弁服也答之曰韋弁服卽爵弁服但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如陳氏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爲緇衣韋弁服以爲靺布衣司服注又以爲靺韋衣是鄭氏亦無定說今考禮器所謂士元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衣與冠同色不當用緇又皮弁服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蓋用纁衣韋弁服蓋用靺韋

衣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爲朝服。緇衣元裳爲元端。其實皆一物也。雜者又曰纁衣非黃也、何以謂之黃衣、答之曰、此裼衣非正服也、裼衣黃取其與正服相類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賈疏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元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卽是纁色、故以纁色爲名也、是纁與黃相類也、又何疑乎、

禮經釋例卷十二終

禮經釋例卷十三目錄

雜例

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略如飲酒之禮

凡燕四方之賓客略如燕其臣之禮

凡昏禮婦至設饌及婦饋舅姑略如食禮

凡舅姑饗婦饗從者略如饗賓客之禮

凡冠醴子昏禮婦略如禮賓之禮

凡女父見壻略如見賓客之禮

凡婦見舅姑略如臣見君之禮

凡聘賓私獻于主君略如士介覿之禮

凡大射飲公略如賓勝爵于公之禮

凡昏禮婦食菜聘禮賓介將行及使還有事于禰廟略如祭禮

凡燕禮命賓聘禮命使者皆于燕朝聘禮授幣及反命皆于治朝聘賓初至及將聘皆于外朝

凡卜筮皆于廟門唯將葬則于兆南

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

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鐘磬鼓鼙之屬在堂下

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間歌四謂之合樂

凡士禮冠昏喪祭皆攝盛

凡適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外

按凡冠昏之禮有類可歸者散見諸例無類可歸者皆附于雜例

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

凡冠醴或醴或醮皆三加

凡昏禮使者行禮皆用昕唯壻用昏

凡冠于禰廟昏于寢

共二十一例

附燕樂二十八調說上中下三

禮經釋例卷十三目錄

禮經釋例卷十三

歙凌廷堪次仲學

雜例

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略如飲酒之禮

廷堪案鄉飲酒禮明日行禮之明日賓拜賜後主人釋服注釋朝服更服元端也乃息司正無介不殺爲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此鄉飲酒明日息司正之禮也故注云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無介則但以司正爲賓不殺則無俎皆殺於飲酒正禮鄉射禮明日

賔拜賜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賔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賔既獻衆賔一人舉觶遂無算爵無司正賔不與徵唯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此鄉射明日息司正之禮也與鄉飲息司正禮同但經文較詳耳無介下注云勞禮略貶於飲酒也已下皆記禮之異者又遂無算爵下注云言遂者明其間闕也賔坐奠觶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賔賔降說屨升坐矣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于無算爵又無司正下注云使

擯者而已不立之盡注及推言經之所未詳者皆殺于飲酒之正禮也

又案士冠禮賓字冠者畢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注不出外門將醴之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注此醴當作禮又云乃醴賓以一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注云介賓之輔以贊爲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輔敖氏繼公曰醴賓之時贊冠者爲介與鄉飲酒相類則是壹獻之禮賓介而下皆然也其獻及酬酢亦略如鄉飲酒之儀歟竊謂此禮當如〻飲酒唯用醴

不用酒及酬賓有束帛儷皮為異疏因其有酬幣遂云此禮賓與饗禮同注謂與鄉飲酒同疏謂與饗禮同敖氏曰此禮用醴蓋因醴子用醴而為之若不醴子而醮則此禮亦因之而用酒歟用酒則為饗蓋兼取鄭賈二說

凡燕四方之賓客略如燕其臣之禮

廷堪案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為賓無膳尊無膳爵注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

公卿席、小臣請執冪、請羞者乃迎賓也苟且也假也

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

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

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

敬也脅折俎也、不嚌啐、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

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

獻公既獻苟敬、乃媵觚羣臣卽位如燕也、無膳尊膳

爵者降尊以就卑也又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

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

注受賜謂公鄉者酌之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賓降

洗升媵觶于公答恩惠也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
爲苟敬注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
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已于是辭爲賓君聽
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
更降迎其介以爲賓又云宰夫獻注爲主人代公獻
是燕四方之賓客雖無膳尊膳爵餘皆如燕其臣之
禮也不以賓爲賓而以上介爲賓者猶之燕己之臣
不以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也賓爲苟敬席于阼階
西北面者猶之燕己之臣獻諸公之禮也苟敬之苟
戴氏震曰說文苟自急敕也音棘从羊省與苟且字

不同說與注異

又案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此燕之盛禮盡兼四方之賓客言之禮記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皆作肆夏鄭氏破禮器肆夏爲陔夏者蓋以爲助祭之後禮畢客醉而出而燕禮又有賓出奏陔之文其實禮器大饗即賓客燕饗之饗非袷祭先王不必牽

合助祭、

凡昏禮婦至設饌及婦饋舅姑略如食禮、

廷堪案士昏禮婦至、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設對醬婦醬也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郤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卽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爾移也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荅拜、酳婦亦如之、

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卒爵皆拜、贊荅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坐祭、卒爵拜、皆荅拜、興、主人出、婦復位、此婦至設饌也、有醬湆黍稷俎豆、無籩、似食禮、卒食後酌酳、又似祭禮、所謂鬼神陰陽也、又醴婦訖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此婦饋舅姑也、如取女禮、謂如婦至設饌同牢禮也、皆略如食禮也、

凡舅姑饗婦、饗從者、略如饗賓客之禮、

廷堪案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注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先後也疏云食禮旣亨大牢明饗禮亨大牢可知但以食禮無酒饗禮有酒故以飲賓言之又云上介壹食壹饗注饗食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饗賓介爲介見下記文又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此是食禮故云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注酬幣饗禮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又云大夫于賓壹饗壹食此饗在食前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

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聘禮記大夫來使無罪饗之其介爲介注饗賓有介者尊賓行敵禮也覲禮饗禮乃歸注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享今周禮掌客作饗下同三食三燕侯伯再享再食再燕子男一享一今周禮作壹下同一食一燕此皆言饗禮也饗食燕三大禮唯公食大夫禮及燕禮存饗禮篇亾不可考矣士昏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注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潔清爲敬奠酬者明正禮成

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

爵此節鄉飲使人舉觶燕禮使人媵爵也又云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

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注言俎則饗有牲矣疏云

案雜記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是賓所當得

也饗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故歸俎

此饗婦婦亦不食故歸之也按公食大夫亦歸俎非以不食故說恐非蓋飲

酒禮殺但取俎授從者饗食禮盛故歸之也又舅饗從者以一獻之禮酬

以束錦注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

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作帛敖氏從古文作帛疏云此一獻

與饗婦一獻同禮則異彼兼有姑此依常饗賓客法

又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注婦人送者隸子弟之
妻妾凡饗速之疏云案聘禮饗食速賓則知此舅姑
饗送者亦速之也凡速者皆就館速之又壻饗婦送
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士昏記婦席薦饌于房注
醴婦饗婦之席薦也疏云醴婦時唯席與薦其饗婦
并有俎不饌于房從鼎升于俎入設于席前又云饗
婦姑薦焉注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婦
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自
薦敖氏繼公曰凡卑者受尊者獻則不敢酢此婦乃
酢舅者饗婦則婦如賓也自薦者爲姑親薦已故不

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又云不敢辭洗舅降則

辟于房不敢拜洗注不敢與尊者爲禮又云凡婦人

相饗無降吳氏廷華曰不降者婦人不下堂饗禮之

儀節可見者如此而已是舅姑饗婦饗從者略如饗

賓客之禮也疏云饗用醴酒敖氏云飲人而用牲焉

曰饗皆據經注推言之吳氏廷華曰王制疏崔氏云

饗禮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爲獻取數畢其

大略而已據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則饗食燕三者

儀節大概相似而少異也又聘禮記凡致禮皆用其

饗之加籩豆注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

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
實于甕筐饗禮今亾疏云案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饗禮亾無文以知之故
疏舉左傳爲證也左傳饗皆作享
又案王制疏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
饗之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三是戎
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蓋亦
據經傳推而知之竊謂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
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
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

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
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
之蓋重禮也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
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又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
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
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
德也二篇辭句小異皆指賓客食饗之饗觀郊特牲
上文大饗之席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
而酢焉及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可見鄭氏乃以禮器
爲祫祭先王孔疏又以郊特牲爲朝聘庭實皆非也

凡冠醴子昏醴婦略如禮賓之禮

廷堪案士冠禮三加畢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授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此賓醴冠者也與昏禮醴使者聘禮禮賓大略相同唯昏禮有几聘禮兼有幣與庭實耳士昏禮婦見舅姑畢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

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贄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此舅姑醴婦也、亦大略如醴賓之禮舅姑不親醴而使贊醴之者舅姑尊、猶之燕禮公不親爲主人、而使宰夫獻賓也

又案士昏記壻見女父主婦扉、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此禮有獻酬有薦、與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同、但無束帛儷皮耳、非聘禮禮賓也、舅姑饗婦送者亦然

但彼曰醼此曰醴爲異

凡女父見壻略如見賓客之禮

廷堪案士昏禮親迎壻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戸西西上右几注主人女父也又云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荅拜注賓壻也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此親迎壻見女父之禮也唯主人西面賓北面再拜稽首主人不降送爲異餘與士見于大夫同也又士昏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

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辭其奠摯也。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此不親迎壻見主人、即女父之禮也。又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此不親迎壻見主婦之禮也。壻見主人亦略如賓客之禮、婦見舅姑、如臣之見君、女父見壻、如主人之見賓、陽尊陰卑之義也、

凡婦見舅姑、略如臣見君之禮、

廷堪案士昏禮、婦至成禮、明日、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舅席在阼、

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姑席在房外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此婦見舅之禮也婦質摯舅撫之猶覲禮侯氏四享王撫玉也敖氏繼公曰撫之示受之其說是也又云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注人有司姑執笲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此婦見姑之禮也姑舉摯授人猶聘禮公側授宰玉享公側授宰幣也皆略如臣見君之禮也不降階拜者婦人禮異于男子且辟君也

凡聘賓私獻于主君略如士介覿之禮

廷堪案聘禮上介覿後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此士介覿之禮也又聘禮記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立于闑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于中庭此覿後賓私獻之禮也二禮亦大略相同蓋賓之私獻自同于士介不敢當客禮也

凡大射飲公、畧如賓媵爵于公之禮、

延堪案大射儀若飲公則侍射者謂公在不勝黨侍射者謂賓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此下賓缺媵爵燕禮大射獻士後賓降洗升媵觚大射作觶于公、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大射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大射作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大射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公坐

取賓所媵觶（大射作媵觚）興唯公所賜二禮大略相同唯飲公之禮公卒此觶媵觶之禮公取此觶爲士舉旅爲小異耳（詳見射例）鄉射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注如燕賓媵觚于公之禮是也

凡昏禮婦見舅姑聘禮賓介將行及使還有事于禰廟略如祭禮

廷堪案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張氏爾岐曰席于奧者舅席也席于北方者姑席也）祝盥婦盥于門外（疏云盥于門外此亦異于常祭）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

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此奠菜于舅也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此奠菜于姑也婦出、祝闔牖戶、注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菫、不設餕此禮無佐食但有祝、較祭禮爲殺、又云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亦事亡如事存之意、此昏禮婦奠菜略如祭禮也。聘禮授幣訖厥明賔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注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敖氏曰不稽首變于祭祝不拜辟君禮釋幣制元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注少

頭之間示有俟于神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注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此賓介將行有事于禰廟也又反命說釋幣于門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三獻猶特牲少牢之三獻也一人舉爵猶特牲有司徹之舉觶也席于阼注云爲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酢于室異于祭此賓介使還有事于禰廟也皆略如祭禮其將行釋幣于行使還釋幣于門亦祭禮之屬

([illegible]此依特牲少牢司宮筵于奧東面右几)

也將行先于廟後于行使還先于門後于廟亦以相
變爲文也又禮記曾子問云凡告用牲幣鄭注云牲
當爲制即據此禮而言

又案聘禮記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爲祝
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
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朌肉及廋車注羹飪謂飪
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
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餼不
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
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

少牢、今以大牢也、脟猶賦也、庾庾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辯也、此禮亦略如祭禮也、

又案聖人之制作、與天地之生物、其廣大精微一焉、何以言之、梅與杏相類矣、而有不類者、桃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鶩與鷺相類矣、而有不類者、雞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馬與驢相類矣、而有不類者、牛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蠶化蛾、蝎化蟬相類矣、而有不類者、蠹之爲蟦、螘之爲[illegible]、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此天地之生物也、而聖人之制禮亦如之、鄉飲

與息司正相類矣而有不類者燕禮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公食與饋舅姑相類矣而有不類者婦至設饌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鄉飲舉觶與燕禮媵爵相類矣而有不類者大射飲公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少牢特牲相類矣而有不類者昏禮奠菜聘禮釋幣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比而觀之禮經一書其廣大精微非聖人豈能作乎略舉數端以例其餘優而柔之饜而飫之是在學者之自得焉

凡燕禮命賓聘禮命使者皆于燕朝聘禮授幣及反命皆于治朝聘賓初至及將聘皆于外朝

廷堪案諸侯三朝、一曰燕朝、一曰治朝、一曰外朝。禮經皆有之。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注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蓋據燕禮言之。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之位與此略同。是燕朝即射朝也。此朝在路門內路寢庭中、即周官大僕所掌天子之燕朝也。大僕鄭注燕朝朝于

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故聘禮圖事于此又聘禮授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寢門外朝也又云官陳幣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司士正朝儀之位。卿大夫西面北上與此正同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入告入路門而告又云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此入亦是入路門又反命乃入陳幣于朝此使者入是入雉門反命畢乃退注君揖入皆出去此君入方是入路門路門即寢門也此朝在路門之外即周官大宰及司士所掌天子之治朝也聘禮聘

賔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賔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致館設飧後厥明訝賔于館賔皮弁聘至于朝賔入于次下經云公皮弁迎賔于大門內大門即外門也此朝在大門之外大門外以外朝在庫門外也鄭注亦即周官小司寇及朝士所掌天子之外朝也所謂三朝經注俱明甚聘禮疏云諸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又射朝大射是也不見路門外正朝當與二朝面位同考燕禮之朝即大射之朝疏既誤分為二又不知聘禮擯儐及反命皆在路門外之治朝而云不見路門外正朝蓋未之深考也

凡卜筮皆于廟門唯將葬則于兆南

廷堪案士冠禮筮于廟門注筮者以蓍問日吉凶于易也不于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又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饌陳也西塾門外西堂也又云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又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特牲饋食禮筮日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又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于廟門之外宿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是凡筮皆于廟門也士喪禮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又云族長

涖卜注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
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
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閾西閾外此卜曰之門
謂殯宮之門也上經君臨大斂節巫止于廟門外注
凡宮有鬼神曰廟然則殯宮門即廟門是卜亦于廟
門也筮亦有不于廟門者士喪禮筮宅既朝哭主人
皆往兆南北面免絰注兆域也又云命筮者在主人
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筮人許諾
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注中封中
央壤也是將葬筮宅則于兆南也筮宅不于廟門而

于兆南者、反吉也亦質文相變之義

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筮日筮人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筮者許諾、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士之筮者坐、蓍短由便疏云知蓍有長短者、按三正記云、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也士冠禮筮日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是士之筮禮、經文皆云卽席坐。故知士坐筮也。少牢饋食

禮筮日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注史家臣主筮事者命畢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述命乃釋櫝立筮注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疏云大戴禮三正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蓍長立筮爲便對士之蓍三尺坐筮爲便若諸侯蓍七尺天子蓍九尺立筮可知少牢饋食卿大夫祭禮經文云立筮故知卿大夫是立筮也又士喪禮筮宅但云筮人北面指中封而筮不云坐立此是士禮當亦是坐筮也然經無布席之文或攝盛如卿大夫立筮歟至於卜日之禮宗

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注涖卜族長也 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注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涖卜也 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據此則卜禮士亦坐卜也、而經文止此一事、別無可證、注云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疏云言凡非一、則大夫已上皆有述命、述命與命龜異、故知此不述而有即席西面命龜、若大夫已

上有述命者自然與西面命龜異可知蓋卜重于筮威儀多龜無長短之殊自無坐立之別而但以述命不述命爲異也

又案士冠禮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折錢折錢則八也此卽京氏易項氏安世曰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者卽其法也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折兩面一背爲單俱面爲交俱背爲重說與賈疏正同

考世應飛伏遊魂歸魂納甲等說皆見京氏易中然則近日錢卜猶是漢人舊學古之筮法不傳已久朱代揲蓍之儀乃後儒以意爲之者固不若錢卜之術近古而可信也

又案世所傳筮儀甚爲陋近王氏懋竑以爲非朱子作其言曰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可謂先得我心者矣

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鐘磬鼓鼗之屬在堂下

廷堪案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瑟下孔）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鄉射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

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注禮大樂衆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鄉飲酒大射皆後首挎越鄉射燕禮皆面鼓執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瑟在堂上也、燕飲之樂、有瑟有笙、故鹿鳴之詩云、鼓瑟吹笙、與禮經合也、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禮、笙入立于縣中西面、注堂下樂相從也、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大射儀樂人宿縣、鐘磬鑮建鼓應鼙朔鼙鞉鼗皆陳于庭、是笙管鐘磬鼓鼙之屬、在堂下也、樂貴人聲、故歌者在上、

其餘皆在堂下有磬之詩業虡應田縣鼓鞉磬柷圉簫管皆云在周之庭亦與禮經合也

又案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今禮經中惟大射樂縣可考（燕禮樂人縣注縣鐘磬也蓋亦軒縣）蓋諸侯之軒縣耳然東縣之建鼓應鼙移于阼階西又北面一縣僅設一建鼓亦與軒縣正禮少異也考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笙是磬名非笙簫之笙）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此東縣一肆也又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注鼓不在東縣南為君也此鼓亦屬東縣當如下文西縣以次而南今移

在阼階西故注以為辟君位也陳氏暘以為建鼓應鼙不設于東縣南以稱次在洗東南故也說與注異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亦頌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此西縣一肆也鼓在鑮南為樂縣之本制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縣一肆也北縣僅一建鼓者注云國君與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北縣不全敖氏繼公張氏爾岐皆以為辟射位說與注異又云簜在建鼓之閒注簜竹也謂笙簫之屬倚于堂戴氏震曰凡樂器吹者近堂擊者遠堂故笙簫之屬在此也又云鼗倚于頌磬西紘注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

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鼗蓋所以代柷者故大射有鼗無柷也所可見者如此而已燕禮亦軒縣故云笙入立于縣中鄉射用大夫禮判縣兩面故亦云笙入立于縣中鄉飲酒用士禮但特縣一面諸侯之士半天子之士有磬無鐘故云笙入立于磬南也

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閒歌四謂之合樂

廷堪案鄉飲酒禮一人舉觶畢工入升自西階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于堂上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此笙奏也謂笙入奏于堂下也又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間作也疏謂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然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衆聲俱作也疏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凡四節鄉射禮遵入獻酢之後工入升自西階北面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但合樂一節無升歌笙奏間歌三節者注云志在射略于樂也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此升歌也公爲大夫舉旅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亦四節大射儀獻大夫畢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新宮三終注新宮之樂其篇亡此笙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無閒歌合樂兩節者亦志在射略于樂也經云鹿鳴三終蓋統四牡皇皇者華而言故鄉飲酒義亦祗云升歌三終此其證也注謂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于講道略于勞苦諸事恐非

也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注言遂者不間也疏據之以爲吹管者亦吹笙是知下管卽笙奏也

又案李氏光地曰據儀禮作樂凡四節升歌一也笙入二也間歌三也合樂四也蓋堂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樂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卽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間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則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間間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其說是也竊

謂論語師摯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升歌爲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卒章爲亂合樂爲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閒歌者舉始終以該其全也亦與禮經相發明

又案合樂之說賈疏甚確謂堂上堂下笙歌並作也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者蓋堂上瑟歌關雎葛覃卷耳則堂下亦笙奏關雎葛覃卷耳是爲周南三終堂上瑟歌鵲巢采蘩采蘋則堂下亦笙奏鵲巢采蘩采蘋是爲召南三終故曰合樂三終也孔穎達正義謂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

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不知孔氏所謂合之者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乎抑工歌關雎時即笙鵲巢以合之乎如工歌關雎時即笙鵲巢以合之則堂上歌者此篇堂下笙者彼篇萬無可合之理如工歌關雎後始至鵲巢以合之則仍是間歌非合樂矣且果歌者爲周南笙者爲召南則經文何不直云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蘩采蘋而云合樂乎孔氏之解蓋不若賈疏爲得矣陳澔集說亦承孔氏之誤

凡士禮冠昏喪祭皆攝盛

廷堪案士冠禮再加皮弁服三加爵弁服冠畢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見于鄉大夫鄉當作卿卿疏亦作卿字冠義亦作卿大夫詳見賓客之例鄉先生注謂皮弁服與君視朔之服爵弁服與君祭之服惟元端爲士之正服論語公西華曰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蓋以士自居耳見君必易元冠元端者明皮弁爵弁二服是攝盛非士所常服也此冠禮之攝盛士昏禮納采用鴈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大夫執鴈士執雉士當用雉而用鴈者攝盛也注謂取其順陰陽往來者非也又云主人注主人壻也爵弁纁裳緇袘乘墨車婦車亦如之注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

攝盛也周禮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 疏云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以爲攝盛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爵弁尊于皮弁非士服明矣經又云女次純衣纁衻注次首飾也今時髲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追師鄭注云衣褖衣者服次 考士妻當服纚笄宵衣見此經下文及特牲禮 則次而純衣亦攝盛也此昏禮之攝盛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又云陳襲事于房中纊極二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緇帶韎韐考極唯公射始有之此攝盛也既夕禮大遣奠厥明陳鼎五于門外注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注謂

盛葬奠。卽攝盛之意也。既夕記薦乘車、載旜載皮弁服注通帛爲旜孤卿之所建亦攝焉。周禮司常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此乘車當亦攝盛、用墨車、注以爲棧車疑非君賵賓賵將于棧、此謂柩車、非乘車也此喪禮之攝盛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尸飯畢皆三獻考飲酒之禮士一獻大夫三獻士祭而三獻者。攝盛也。此祭禮之攝盛冠昏爲人道之始。喪祭爲人道之終。故皆攝盛。與他禮不同後儒但知昏禮爲攝盛而不知冠與喪祭亦然故多岐說也

凡適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外。

廷堪案士冠禮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注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于阼少北辟主人士冠記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亦見禮記郊特牲及冠義文）是適子冠于阼也又士冠禮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卽醮于房外）注房外謂尊東也不于阼階非代也不醮于客位成而不尊又禮記冠義鄭氏注庶子冠于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是庶子冠于房外也適子冠于阼或醴或醮皆于客位士冠記所謂醮于客位加有成也士冠禮三加訖賓醴冠者筵于戶西南面鄭注冠義云戶西爲客位蓋醮于客位亦醴于客位也至于

庶子則冠于房外亦醮于房外也適子或用醴或用醮庶子惟醮之以酒而已此適庶之分也

又案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注父兄諸父諸兄）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適子冠于阼少北醴于戶西皆胙主人也若孤子則自爲主人故拜與禮皆在阼也又大戴禮記公冠篇公冠自爲主士冠記云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然則父在雖天子之元子猶從士禮父沒其子繼世爲諸侯故公冠篇自爲主人如孤子

冠法矣公冠四加元冕饗賓以三獻之禮無介與士

禮異

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

廷堪案士昏禮婦見舅姑畢贊醴婦席于戶牖閒注

南面位詳見上例醴畢婦饋舅姑此言適婦也是適婦酌

之以醴兼饋舅姑也又士昏記庶婦則使人醮之婦

不饋注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

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

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于適也是庶婦醮

之以酒不饋舅姑也疏云其儀則同者適婦用醴于

客位東面拜受醴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醮于房外之西亦東面拜送故云其儀則同也注云庶婦不饗蓋以經記無文知之敖氏繼公曰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之矣敖氏又謂是時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當于受適婦之見之禮則醮之之位其亦在戶牖閒歟說與疏異竊謂庶婦卑恐不能南面于戶牖閒也又案封建之世諸侯有國大夫士有家傳重及承重者始爲宗子先王制禮于適庶之分最嚴故于冠昏首重之蓋慮其啟爭也然適子不得立卽非大宗庶子苟得立卽爲大宗如季武子愛悼子立之則公鉏

雖長不得爲宗子矣孟莊子卒立羯則孺子秩雖長不得爲宗子矣（並見左傳襄二十三年）趙襄子母卹其母賤簡子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爲太子則伯魯雖適長不得爲宗子矣（見史記趙世家）至于臧武仲以庶子得立遂爲大宗及得罪奔邾而立臧爲爲後（亦見襄二十三年傳）則適兄且爲庶弟之後矣蓋爲後者始爲宗子不爲後者則非宗子封建既廢惟世爵之家有之其他無所謂宗子矣隋劉光伯駁牛里仁大夫降服議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緦三月良由

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可謂深得禮意見隋書儒林傳今世祿之法不行士大夫無重可傳而論宗法者憑空推一宗子雖無寸祿猶使之主祀可謂質儒不知通變蓋自道學盛傳學者多高談心性無暇深求聖人制作之本不及南北朝諸儒多多矣

又案禮記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方氏苞曰所問不及庶人者古者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並入國學舍不率教而屛之遠方鮮不爲士者官族士族之適子降爲庶人者至少也此言謬矣

夫士亦有田祿乃一命以上者故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非後世博士弟子之通稱也士之子恆爲士士冠之適子冠于阼特牲之嗣子舉奠皆宗子也若庶人則失其宗矜所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者也見左傳昭三年不得爲宗子曾子何故而問乎方氏之陋往往如此不足深詰也

又按陳氏祖范曰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既無重可傳而

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鶩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此論可與鄙說相發明矣

凡冠禮或醴或醮皆三加

廷堪案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冠者與賓揖之適房服元端爵韠出房南面再加皮弁與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注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出房南面三加爵弁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冠畢賓酌醴醴冠者此冠之正禮也若不醴則醮用酒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如將冠時盥爵主人降也）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如醴也）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

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若殺則特豚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注嚌當爲祭字之誤也皆如初嚌肺此二者皆醮用酒之禮每加皆醮一醴三醮醴質酒文也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疏以醴爲周冠子之法醮爲夏殷冠子之法蓋據下記之法而言夏殷質而周文恐非經意也

凡昏禮使者行禮皆用昕壻用昏

廷堪案士昏禮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刻漏之名故三光靈曜（惠氏棟曰三光靈曜當作考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王氏應麟曰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爲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舂而起義與賈疏同皆作商量之商讀如式羊切阮侍郎元曰三商日入後計刻漏之數商筭至三次也今籌筭法有初商再

商三商之制。古法或與之同。考昏禮壻用昏。使者則用昕。士昏記凡行事必用昏昕。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疏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昕卽明之始。君子舉事尚早。故用朝旦也。云用昏壻也者謂親迎時也。所謂昕者。卽前疏日未出時二刻半也又案昏昕者。卽今之曚影限也。以時憲術考之。太陽未出之先。已入之後。距地平一十八度皆有光。故以一十八度爲曚影限。然北極出地有高下。太陽距赤道有南北。故曚影刻分隨時隨地不同。其隨時不同者。二分之刻分少。二至之刻分多也。隨地不同者。愈

北則刻分愈多愈南則刻分愈少也若北極出地五十度則夏至之夜半猶有光愈高則漸不夜矣南至赤道下則二分之刻分極少而二至之刻分相等赤道以南則反是設求春秋分之矇影刻分則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距赤道為一邊（赤道即春秋分去北極九十度）北極距天頂為一邊天頂距矇影限為一邊（一百八度）依北極出地度求得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即春秋分矇影刻分也求冬至之矇影刻分亦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距冬至為一邊（象限內加距緯即是）餘二邊與求二分同依北極出地度求得

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即冬至曚影刻分也求夏至之曚影刻分亦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距夏至爲一邊象限內減距緯即是餘二邊與求二分同依北極出地度求得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即夏至曚影刻分也如京師北極出地三十九度五十五分以前法求之則春秋分曚影六刻五分冬至曚影六刻十二分夏至曚影八刻九分古人推步之術甚疏不論何地何時皆以二刻半爲昏昕之候其說今不可復用矣

又案斜弧三角三邊求角法以角旁之兩邊相加爲

總弧相減為較弧各取其矢相減用矢不用餘弦餘此休寧戴氏法折半為中數又以對邊之矢與較弧之矢相減餘為矢較以中數為首率以矢較為二率以半徑為三率二率三率相乘首率除之求得四率即所求角之正矢也此學別有專書備論略附其概于此

凡冠于禰廟昏于寢

廷堪案士冠禮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又迎賓至于廟門揖入又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皆不云何廟惟筮于庿陸氏釋文庿古廟字門注庿謂禰庿則經所云廟者皆指禰廟而言是冠禮行于禰廟也士昏禮期初昏

陳三鼎于寢門外注寢壻之室也又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是昏禮行于寢也然所謂寢者指婦至壻家成禮而言至于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則皆于女父家之禰廟行禮士昏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注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禰廟不于寢也成禮後婦見舅姑亦于寢若舅姑沒三月廟見則亦于廟也士昏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注壻見于寢則又與親迎相變于寢而不于廟如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之儀矣

又案王氏懋竑曰、士冠禮鄭注云庿謂禰庿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庿、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庿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于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又曰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其說皆精確、蓋世所傳家禮、王氏亦以爲非朱子作也、王氏平日極尊朱子、而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不苟同如此、非若流俗之尊朱也

燕樂二十八調說上

燕樂之源據隋書音樂志出於龜茲琵琶惟宮商角羽四均無徵聲一均分爲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也其器以琵琶爲主而衆音從之遼史樂志曰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從濁至清是也虞世南琵琶賦聲備商角韻包宮羽與段安節琵琶錄商角同用宮逐羽音二語正同皆不云有徵聲琵琶四弦故燕樂四均矣第一弦聲最濁故以爲宮聲所謂大不踰宮也分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謂之七宮此弦雖曰宮聲卽用琴

之第七弦名爲黃鐘實太蔟清聲故沈存中云夾鐘宮今爲中呂宮黃鐘爲太蔟故夾鐘爲中呂下同林鐘宮今爲南呂宮無射宮今爲黃鐘宮也第二弦聲次濁故以爲商聲分爲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調曰林鐘商即商調曰越調謂之七商此弦琴中無此聲即今三弦之老弦琴散聲無二變故以應鐘當之名爲太蔟實應鐘聲故沈存中云無射商今爲林鐘商也太蔟爲應鐘故無射爲林鐘第三弦聲次清故以爲角聲分爲七調曰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林鐘角即商角曰越角謂之七角此弦琴中亦無此聲即今

三弦之中弦與七商聲相應故其調名與七商皆同所謂商角同用也名爲姑洗實亦應鐘聲故沈存中云黃鐘角今爲林鐘角也姑洗爲應鐘故黃鐘爲林鐘第四弦聲最清故以爲羽聲所謂細不過羽也分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高平調即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即黃鐘羽謂之七羽此弦即今三弦之子弦實七宮之半聲故其調名與七宮多同所謂宮逐羽音也名爲南呂實亦太蔟聲故沈存中云黃鐘羽今爲中呂調南呂爲太蔟故黃鐘爲中呂下同林鐘羽今爲黃鐘調也今補筆談誤作大呂調後之言樂者不知二十八調爲何物不知古今律呂不

同爲何故多置之不論即論之亦茫如捕風故或於琴嶽應聲求之或直以爲貿亂皆不得其解而妄說也盡燕樂自宋以後沿於儒生之陋者數百年矣明魏良輔製水磨腔又高於宋之燕樂雖有六宮十一調之名其實燕樂之太簇一均而已今爲考之陳編按之器數積之以歲月心力始得其條理惜孤學獨是獨非未敢自信願與世之同志者共質焉

燕樂二十八調說中

宋南渡燕樂不用七角聲及三高調蓋東都教坊之遺制也至於七商七羽亦如七宮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

林鐘夷則無射七律則與東都之燕樂互異焉夫古今律呂不同世儒不得其解已疑爲貿亂而東都之律呂復異於南渡苟不深求其故則岐路之中又有岐焉益棼然莫辨矣七商本起太蔟也南渡乃起黄鐘故姜堯章云黄鐘商俗名大石調王晦叔云夾鐘商俗呼雙調朱文公云無射商俗呼越調而周公謹亦有夷則商調也（七商起太蔟則無夷則商）七羽本起南呂也南渡亦起黄鐘故王晦叔云黄鐘羽俗呼般涉調夾鐘羽俗呼中呂調林鐘羽俗呼高平調夷則羽俗呼仙呂調周公謹亦云中呂夾鐘羽也高平林鐘羽也仙呂夷則羽也故夢溪筆談

燕樂字譜分配十二律及四清聲七宮一均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故殺聲用六（配黃鐘清）四（配大呂）一（配夾鐘）上（配仲呂）尺（配林鐘）工（配夷則）凡（配無射）七字也七商一均用太簇夾鐘仲呂林鐘南呂無射黃鐘七律故殺聲用四（配太簇）一（配夾鐘）上（配仲呂）尺（配林鐘）工（配南呂）凡（配無射）六（配黃鐘清）七字也七羽一均用南呂無射黃鐘太簇姑洗仲呂林鐘七律故殺聲用工（配南呂舊作四誤）凡（配無射）六（配黃鐘清）四（配太簇）一（配姑洗）上（配仲呂）尺（配林鐘）七字也（七角不用故不數）南渡之律呂雖與此異而殺聲則未聞有異是名異而實不異也於是大石調本太簇商更爲黃鐘商矣雙調本仲

呂商更爲夾鐘商矣小石調本林鐘商更爲仲呂商矣歇指調本南呂商更爲林鐘商矣商調本無射商更爲夷則商矣越調本黃鐘商更爲無射商矣此七商互異之故也般涉調本南呂羽更爲黃鐘羽矣中呂調本黃鐘羽更爲夾鐘羽矣正平調本大蔟羽更爲仲呂羽矣高平調本姑洗羽更爲林鐘羽矣仙呂調本仲呂羽更爲夷則羽矣黃鐘調本林鐘羽更爲無射羽矣此七羽互異之故也姜堯章大樂議曰（見宋史樂志）鄭譯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鐘大呂（宋史作太蔟下同）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宮

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大呂之商羽矣闕三高調今云商羽蓋當時高宮尚存亦其證也二十八調闕七角聲及三高調尚有六宮十二調乾興以來教坊新奏又闕一正平調金元人因之遂餘六宮十一調云中原音韻云自軒轅制律一十七宮調今之所傳者一十有二元人之不考如此

燕樂二十八調說下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陶宗儀輟耕錄論曲皆云有六宮十一調六宮者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是也舊皆以仙呂宮為首今依燕樂次序正之下十一調仿此十一調者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商調越調般涉調高平調宮調角

調商角調是也按燕樂既有七宮七角矣何由又有宮調角調也七角調宋教坊及隊舞大曲已不用矣何由元人尚有商角調也皆可疑之甚者考宋史樂志太宗所製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總四十八曲所謂十七調者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六宮大石調雙調（宋史誤脫調字今補）小石調歇指調商調（宋史誤脫商調今補）越調般涉調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即黃鍾調）十一調燕樂二十八調不用七角調及宮商羽三高調七羽中又闕一正平調故止十七調也此則正史所傳鑿然可信者矣蓋元人不深於燕樂見中呂仙呂黃

鐘三調與六宮相複故去之爰易以宮調角調商角調耳所以此三調皆無曲也中原音韻有商角調黃鶯兒六章輟耕錄倂入商調則商角卽商調之誤也六宮之道宮元人雜劇不用金人院本有之是金時六宮尚全也十一調之小石調歇指調般涉調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調元人雜劇皆不用金人院本亦有之惟無歇指調是金時十一調僅闕一調也以金元之曲證之中原音韻小石調靑杏兒注云亦入大石調則小石調附于大石調矣元北曲雙調有離亭宴帶歇指殺則歇指調附於雙調矣般涉調諸曲輟耕錄皆倂入中呂宮則般涉調附於中呂宮矣中呂調金

院本與石榴花同用則中呂調亦附于中呂宮矣元北曲商調有高平隨調殺則高平調附於商調矣高平調即南呂調元南曲有仙呂入雙調之名則仙呂調附於雙調矣黃鐘調金院本與喜遷鶯同用則黃鐘調附於黃鐘宮矣又金院本有羽調混江龍元南曲有羽調排歌此羽調不知於七羽中何屬當是黃鐘羽也混江龍本仙呂宮曲排歌亦在仙呂宮入聲甘州之後然則黃鐘羽又可附於仙呂宮也故元人雜劇及輟耕錄行世者祗正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五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四調較中原音韻少小石商角般涉三調明人

不學合其數而計之乃誤以為九宮至於近世著書度曲以臆妄增者皆不可為典要也

此書間有空白文即亦未畫填補今日據學海堂本勘斠亦一快也去冬以王西莊尚書後案中有沒滅者亦求學海本校之則皆黑塗並一字為之闕闕因悅阮文達刻經解以惠來學甚為感歎而其時幕中校勘者非學藏工不加勘覈并不副心是嚴錫皆諸君之責也癸亥大寒前六一日李慈伯再跋

道光丁未嘉平初二日讀識

禮經釋例卷十三